

秦宝宝大系

(台湾) 卧龙生 著

大战秦宝宝

1

安徽文艺出版社



绝代双骄



内 容 提 要

秦宝宝绝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所以他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遇到最意想不到的人，并且有解决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方法。

调皮的宝宝结识了举世名医方知病，就因为认识了他，宝宝被迫杀东躲西藏，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宝宝陷入深深的追忆之中……

当他抽丝剥蚕般断定是风先生在其中作祟时，但又立刻断言：风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凭自己的能力是绝对对付不了的。

幸运儿总会有幸运时。

宝宝在荆棘丛中交上了两位朋友——铁拳和高渐飞，千难万苦中，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但好景不长，铁拳像失去人性般跟宝宝为起难来，高渐飞也藏头露尾，肯定有原因！

解决的办法还不周全。

宝宝又被大的目标所吸引！

有人妄想成为武林霸主，统领武林苍生，包括午岭——金龙社。

这还得了？宝宝要摆平这些事！

不信？

往后看……

五

雷二公子身上的鲜血更多了，鲜血浓如墨，更衬出雷二公子肌肤如白纸。

他的神情仍是慵懒如浴后的美人，忧郁如失意的才子。

没有人看清他的出手，雷二公子的姿式没有变，甚至连衣上的皱折都没有一丝变化。

大家都看到了雷二公子的出手，看到雷二公子杀人，但大家都仿佛是在梦境之中。

尸体立刻被抬走，地上的血迹也被揩抹干净。

只是雷二公子仍穿着那身血衣，他展颜，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雷二公子此刻的目光，充满了逼人的寒气。

雷二公子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掠过，用他好听的声音道：“我知道你们之中仍有身怀利器的刺客，如果你敢走出来，我就放了你们。”

没有人动，大厅上二百多名江湖豪杰忽地变成了木头。

谁也不敢动一动，谁也不想让别人误会为刺客。

忽有一人飞出人群，在一刹那间掠过七八个人，一扑就扑到雷二公子的面前，厉声道：“我来杀你。”

昆仑奴长身、跃起，却不是迎向空中的刺客，而是扑向人

群之中。

扑向雷二公子的那个人身穿葛衣，却是一双空手。

在他临飞到离雷二公子一丈的距离时，空中立刻响起了“沙沙”的雨声，不是雨，而是暗器、毒砂。

毒砂密如急雨，更像夏日黄昏团集的蚊虫。

毒砂撒出时，面前三丈方圆，都是其控制的范围。

这无数粒毒砂中，只要身中一粒，这个人的生命也就成了夏日的流星。

雷二公子叹声，身上的血衣忽地脱体而飞，卷起，将漫天的毒砂，卷个干干净净。

他的一只纤弱无骨的手已伸出，疾如闪电地搭在了葛衣人的肩头。

葛衣人立刻就不动了，一动也不敢动。

昆仑奴已扑入了人群，弯刀如飘飞的瑞雪，卷向一个满面惊惶，正欲飞身离去的黑衣人。

黑衣人的手中也似握了满把的暗器。可是他又欲走，又欲攻，在他的暗器将发未发之时，刀已劈出。

暗器从他的指缝中一点点地落下，他的神情错愕无状，脸色变得雪白。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当手中的最后一粒毒砂落地的时候，他的头颅忽地滚到了地上。

这一刀，实在可怕。

昆仑奴又飞起，弯刀已入鞘，静静地站在雷二公子的身边。

雷二公子搭在葛衣人肩上的手慢慢收回，静静地道：“你走。”

葛衣人张大了嘴巴，道：“我走？”

雷二公子淡笑，脸上又出现少女般娇羞的红晕，他道：“你走，因为我说过，谁敢站出来，我就放了谁。”

葛衣人居然仍没有走，他忽然问道：“我有一个问题。”

雷二公子道：“你问。”

葛衣人脸上尽是狐疑，他道：“你怎知仍有刺客，又怎知我们就是刺客？”

雷二公子微笑道：“因为有杀气，因为你们不敢看我。”

葛衣人忽然跪下。

这一次没有紧背花转弩，谁都可以看出葛衣人的下跪是发自真心。

真正的男人只对三种人下跪，父母、死者、极尊敬的人。

雷二公子这一次没有劝阻，葛衣人道：“我向你下跪，不是因为你的权势、武功。”

雷二公子道：“我接受你的跪拜，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

葛衣人站起，忽然笑了一笑，道：“现在我已明白一件事。”

雷二公子道：“什么事？”

葛衣人道：“如果一个人想自杀，那么就来行刺公子。”

雷二公子大笑。

这是他自下船以来，第一次真正愉快的笑。

大厅中的人也都笑了，因为葛衣人所发现的真理，他们早已知道。

葛衣人慢慢地走了出去，大家忽然都有点羡慕他。

葛衣人一走，大厅中就热闹起来，大家都在兴奋地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无疑是以后向别人吹嘘的最好话题。

不知何时，外面下起了雨，雷二公子以手支颊，似在聆听春天最后一场雨敲打屋檐的声音。

他并没有离去的意思，他似乎在等一个人。

他抬起头来，问身边的昆仑奴：“现在已是午后。”

昆仑奴道：“是。”

雷二公子道：“那么，他也应该来了。”

昆仑奴道：“是。”

能够让雷二公子等的人，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人。

大家都在好奇，雷二公子，在等什么入呢？

又有船来了，湖边传来水手有力的吆喝声，这艘船虽然也很华丽，但却比雷二公子的座船要差得多。

从船上，走下来四个蓑衣雨笠的人，四个人的步子很快，转眼间就走进了大厅。

雨笠压得很低，却掩不住几欲透笠而出的厉目，蓑衣里是一色的玄青劲装，兽皮紧扣。

人群让出，四个人径直走到了雷二公子的面前。

雷二公子抱拳，道：“贱恙在身，不能全礼。”

领头的蓑衣人道：“劳公子久候，心下已自不安，何敢劳公子行礼。”

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揭下头上的雨笠。

人群中，忽地响起一声清脆的声音：“南宫望。”

雷二公子循声看去，见是一个白色的小童，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却如仙鹤立于鸡群。

小童生得极为俊秀，长发如云，一双眼睛又大又亮，肌肤莹白如雪，瘦怯怯的身子，却让人禁不住有怜爱之心。

雷二公子微笑道：“谁是南宫望？”

小童就是秦宝宝，自蓑衣人一入大厅，他便死死地盯着，他已从蓑衣人的体态中，看出他就是南宫望。

秦宝宝一指领头的蓑衣人，道：“他就是南宫望。”

领头的蓑衣人转身，轻轻揭下了雨笠，一个陌生人。

一个宝宝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可是这个人刚才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声音，分明是南宫望无疑。

宝宝绝不会看错，也绝不会听错。

可是面前这个人的面容却和南宫望没有一丝相像之处。

宝宝冷冷一笑，南宫望手下有天下第一易容高手，南宫望自然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宝宝一撇小嘴，逼视着蓑衣人，道：“你不是南宫望，却又是谁？”

雷二公子替他回答道：“这位是峨嵋新任掌门，铁剑道人高徒羽道人。”

宝宝冷笑道：“羽道人从未踏入江湖一步，谁都可以冒充羽道人，他如何证明他就是羽道人？”

另三个蓑衣人忽地齐齐掀开斗笠，齐声道：“我们可以证明。”

斗笠下，是三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竟赫然是清风、清明、清云道长。

宝宝的一双大眼睛盯在三个人脸上，眨也不眨。

没有易容的痕迹，连声音都是真的，难道他们真是峨嵋三老？

若是，他们怎么可能会将南宫望错认为羽道人？

这个羽道人的相貌明明和宝宝见到的羽道人无一丝相同。

宝宝再聪明，也对眼前的事情无法解释。

雷二公子见宝宝沉吟不语，他以为这个孩子或许有失心疯的毛病。

连峨嵋三老都在，他们怎不知道谁是羽道人？

这个羽道人拱手道：“时间已不早，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雷二公子微笑道：“请。”

一行人走出大厅，一起上了雷二公子的座船，诶乃一声，船已缓缓离岸。

大厅上的人开始散去，有的回房，有的回到自己的客栈。

宝宝抓住一个年纪较大的人，问道：“老伯，我有问题请教。”

这个人年纪不小，脸上尽是风霜之色，目中却无丝毫的欢愉。

江湖已老，英名未就，却要为生计奔波，这本是江湖中绝大多数人的结果。

那些名声动天，万人仰慕的大侠毕竟只是极少数的几个幸运儿。

老人停步，展颜笑道：“小官人有何指教？”

宝宝道：“每一次雷老爷子的寿诞，都是雷家和江湖人交易的日子吗？”

老人道：“不错，雷家和江湖人的火药交易，每年只有一次，我们既是来拜寿的，也是来做生意的。”

宝宝道：“可是刚才雷二公子在时，你们并未和他交易。”

老人道：“所有的生意都要在雷老爷子寿诞，在虎丘的试

剑山庄中完成。”

宝宝道：“这么说，须等到十日之后了。”

老人道：“是的。”

他并不奇怪宝宝的无知，因为宝宝只是一个孩子。

宝宝道：“雷二公子刚才说的老规矩又是什么？”

老人笑道：“每年来此和雷家做生意的人很多，如果这些人一起到试剑山庄，一个月也做不完生意的，所以我们都是每个省推出一个代表来，由代表携金带银上虎丘和雷家做买卖。”

宝宝一拱手，道：“多谢指教。”

老人上下打量了宝宝一眼，道：“小官人也是来买火药的？”

宝宝道：“家兄和雷老爷子有旧，我是特来拜寿的。”

老人道：“尊兄一定是江湖上顶尖的人物了。”

一提起卫紫衣，宝宝当然傲气干云，他昂然道：“当然。”

老人道：“离寿诞尚早，小官人不妨留在这里看看热闹。”

宝宝道：“什么热闹？”

老人笑道：“每一次各省公推代表，总是有热闹可看的。”

能够上虎丘试剑山庄去，无疑是件极露脸的事，自然每个人都想去的。

宝宝道：“什么时候公推代表呢？”

老人道：“陕西省的代表，就在今晚此地选出。”

宝宝现在希望天马上黑下来才好。

天虽然是阴阴的，但离夜幕降临还早得很，在这一段时间里，揽月楼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有事情做。

宝宝是其中唯一的一个闲人。

他一会儿溜到楼下，一会儿踱到楼上，唯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回房睡觉。

那间房间，似乎还残留着修先生冷酷如冰的目光，似乎还有桃花三杰未散的亡魂。

不过这一天他见了太多刺激的事情，兴奋了一阵，激动了一阵，现在也不免有一些倦了。

看来他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被修先生击倒的大门已修好，碎了椅子也重新换过。

屋子里还是纤尘不染，宝宝关上门，插上栓，回身见锦帐低垂，帐中竟有鼾声传来。

宝宝不免又紧张起来，莫非修先生又回来了。

鼾声忽急忽缓，急如骤雨，缓若和风，宝宝从没听到一个人的鼾声可以弄出这么多名堂来。

如果宝宝就此逃走，连他自己都要小看自己的。

他摸出金匕首，一步步走到床前，忽地掀开了帐子。

帐中那人，鞋未脱，衣未宽，油腻的头巾滚到枕边，随着鼾声，胸膛一起一伏。

这人竟是段玉楼。

宝宝又好气，又好笑，眉头一皱，捉弄人的鬼把戏又到胸中了。

他迅速地从桌上端起茶壶，茶壶中尚有半壶凉茶。

宝宝便将凉茶一滴不剩地全部倒入段玉楼的脖颈。

段玉楼没有反应，他就像十天十夜没有睡觉一样，就算是天打五雷轰，也震不醒他似的。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宝宝从百宝囊中摸出火折，晃亮，凑向锦帐。

火苗像蛇一样，“嗖”地穿了上去，锦帐忽啦啦被火舔去一半。

床单也着了，被子也着了，一时间，火焰翻腾，黑烟乱窜。段玉楼猛地从床上坐起，大惊道：“失火了。”

宝宝笑道：“我来救火。”

端起屋角的水桶，“哗啦”一声，将段玉楼浇成了落汤鸡。

宝宝又泼了几泼，小小的火灾便告消灭，只是段玉楼的脸成了苦瓜。

他苦笑道：“若非我醒得早，我岂不成了火龟了？”

宝宝笑道：“现在你倒成了大水牛了。”

段玉楼叹道：“看来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尤其是女人和小孩。”

宝宝既是女人，也是小孩。

宝宝一撇小嘴，道：“现在你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可以少吃一点亏了。”

段玉楼上上下下打量了宝宝一眼，道：“有一件事我很奇怪。”

宝宝道：“你奇怪什么？”

段玉楼笑道：“像你这种又凶又恶，又刁又蛮的小妮子，居然有人想要你，你说奇怪不奇怪。”

一提起昨夜的事，宝宝就有说不出的别扭，他脸色一变，道：“闭口。”

段玉楼笑道：“口是爹娘给的，为什么你叫我闭口，我就闭口？”

宝宝道：“你想说，当然可以说，就像狗想吃屎，鞭子打也没有用一样。”

段玉楼皱着眉头道：“你这个比喻很不好。”

宝宝笑道：“虽然不好，却很合适。”

段玉楼笑道：“你若气起人来，那人恨不得死去，想必你得罪的人也不少，难怪你有那么多的麻烦。”

宝宝道：“有些人可以得罪，有些人不可以得罪，该得罪的人就算让我死一千次，我也不会后悔的。”

段玉楼击掌大叫道：“好，此言可浮一大白。”

他真的从床上摸出一个扁扁的锡壶，一口气喝了个涓滴不剩。

宝宝道：“你不该一口饮尽的。”

段玉楼道：“为什么？”

宝宝道：“若是我再说出一段更精采的话来，你岂不是没有酒喝？”

段玉楼笑嘻嘻地道：“我有时比雷二公子还富，有时比叫花子还穷，但不管什么时间，酒总是有的。”

他又从床下拖出一个酒坛来，坛中满满的都是酒。

宝宝道：“如果一个人随时都有酒喝，那么他什么时候都比叫花子强些的，你怎能说你有时穷似叫花子？”

段玉楼笑道：“如果你生在春秋，苏秦张仪在你面前只有割舌头了。”

宝宝道：“他们不会割舌，至多只会喝酒而已。”

段玉楼大笑，道：“说是说不过你，我认输，我喝酒。”

宝宝忽然伸手，夺下酒壶，道：“你若喝醉了，就会错过很多精采的节目。”

段玉楼道：“你是说今晚陕西人选代表的事。”

宝宝道：“你既知道，就不可以喝醉。”

段玉楼放下了酒坛，道：“看来这酒的确不可以喝了。”

他忽然抬起头来，用带着三分疑惑，七分奇怪的目光看着宝宝，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不得不听你的话？”

宝宝一笑，道：“因为你很乖，是个乖宝宝。”

段玉楼复又大笑，笑得差一点捧不住酒坛。

* * *

夜幕就像含羞的少女在情人面前闭上了双眸。

揽月楼楼下的大厅灯火辉煌，桌上点着明烛，墙壁上挂着官灯。

一共三十二张桌子，都摆满了瓜果菜肴，当然少不了酒。

酒只有一种，最浓最烈的烧刀子。

陕西大汉，最爱喝的就是烧刀子，烧刀子对于他们，就像少女顷刻不离的胭脂。

不过才是掌灯时，所以三十二张桌子都空着，人还没有来。

秦宝宝和段玉楼倚在楼上的朱栏上，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大厅的每一个角落。

楼上也有许多如宝宝和段玉楼一般的看客，他们或嗑着瓜子，或抽着水烟，推举代表，一向是很热闹的节日，谁也不想错过。

街上传来了无数根长戈戳地般的马蹄声，楼上的每一个人脸色都为之一震。

* * *

来了。

段玉楼抿了一口锡壶中的酒，一双眼睛，忽然变得特别明亮。

从门外拥进来一群人，走在第一个的人身体矮小，脸色焦黄，但他的样子，却是这群人中最神气的。

这一群人拥着他，就像星星拥着日月一样。

段玉楼道：“这个黄脸瘦子姓尚名亮，是陕西西北的第一号人物。”

宝宝道：“可是凭一柄折铁刀，大战名剑萧完的尚亮？”

折铁刀是一种很下乘的兵器，易折易碎，略微有几两银子的人，都不屑于用这种兵器的。

段玉楼笑道：“那时他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武士，现在他当然不用折铁刀了。”

尚亮在一张紫檀木的八仙桌边坐下，他带来的人也占了周围几张桌子。

尚亮的身上穿的是五十两银子一领的青袍，做工考究，剪裁很好。

他的手上戴着一个很大的斑玉戒指，很名贵，也很夺目。

偏偏他还喜欢将这只手放在桌子上，让人不想看也不行。

现在的尚亮当然已不是当初用折铁刀的尚亮。

一个名人若想有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段玉楼道：“尚亮是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的武功也和他的人一样，是经过很多次的苦难磨练出来的。”

宝宝道：“我比较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们的所有一切，都是靠自己拚出来的。”

段玉楼道：“尚亮的武功虽然并不好看，但每一招都绝对有用，绝不会有一丝花俏的东西。”

第二群人是走进来的，这些人都穿着最简朴的布衣，手上

头上,也没有一丝用做装饰的东西。

他们拥着一个四四方方的人进了大厅。

这个人的个子并不高,肌肉却特别发达,肩极宽,几乎并不亚于他的个子,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竟像是方人。

宝宝看到这个人的相貌,不由笑出声来,他笑道:“看到这个方人,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段玉楼道:“什么话?”

宝宝忍不住笑着,道:“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段玉楼却摇了摇头,道:“这个人的头脑不但不简单,而且富有心机极了,否则,他绝不会有资格争夺代表的。”

宝宝道:“他是谁?”

段玉楼道:“他姓方,方蠢,他的外号也不是很好听的。”

宝宝笑道:“他的名字已够可笑的了,难道还有更可笑的外号?”

段玉楼笑道:“他的外号就叫做‘笨熊’。”

宝宝笑得直打跌,拚命忍住笑,道:“怎么会叫‘笨熊’,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么可笑的外号?”

段玉楼道:“一个人的名字有可能取错,一个人的外号是不会取错了,他之所以叫笨熊,是因为他打起架来,就像熊一样。”

宝宝道:“熊又笨又蠢,和别人打架又怎么打得赢?”

段玉楼道:“如果你猎过熊,就可以知道,熊的身体极雄壮,你就算砍它七八刀,它只不过当蹭破了皮,而熊打你一下,你就万万吃不消了。”

宝宝道:“原来这个方蠢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

段玉楼道：“这种功夫近年已很少有人练习，因为练这种武功吃的辛苦要比练其他武功多的多了，但是，一旦练成，这种武功的确很有效。”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三十二张桌子忽然全坐满了人。

虽然人很多，却绝不混乱，可以看出有七大群人，每一群人，都有一个很醒目的领袖。

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就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就算人再多，你都可以很轻易地将他们中的领袖挑出来。

宝宝道：“这么多人来买雷家的火器，火器买回去，又有什么用？”

段玉楼道：“雷家的火器分为许多种，有的是用来开山、炸鱼，有的是用来做火箭火炮，啸聚一方的大豪买来雷家的火器，就可以保证没有人敢侵犯他们的利益。”

他又继续道：“当然，他们大多数人是来买雷家杀人的利器。”

宝宝点点头，道：“难怪会有这么多的高手前来，雷家的火器就像唐门的暗器一样，是用来杀人的。”

段玉楼道：“用火器杀人，要比动刀动剑容易得多，江湖中没有从不树敌的江湖人，如果能杀掉仇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宝宝皱了皱眉头，道：“唐门暗器也是杀人的利器，可是唐家从不出卖暗器，江南雷家这样做，未免对江湖不利。”

段玉楼也叹了一口气，道：“卖火器给江湖人，是雷家的祖传规矩，老规矩是很难改变的，就算雷老爷子不想这么做，也不敢违背祖宗的规矩。”

“不过，”他话锋一转，又道，“雷老爷子还是做出了一些改

进。”

宝宝道：“哦？”

段玉楼道：“十年前，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买到雷家的火器，现在，只有一年一次的机会。”

宝宝道：“这也罢了。”

段玉楼在楼下扫了一眼，皱了皱眉头，道：“有一个本该来的人，似乎没有来。”

宝宝道：“他是谁？”

忽听一声长笑，压住了满厅的喧哗，一个驼背的人走了进来。

与其说走，不如说是爬，这个人背驼得太厉害，以至于看上去，他是用两只手爬进来一样。

看到残废人，就算心地很善良的人，一时也忍不住要笑出声。

何况这个驼子的样子，实在很可笑。

可是这个很可笑的驼子走进来时，大厅中不但没有一丝笑声，连声音都没有。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每个人都把双手合起，放到了头顶。

驼子恍若未见，径直走到厅中央的一张桌边，本来用这张桌子的人立刻散开，挤到旁边的桌子上。

驼子坐上椅子，四下看了几眼，他的相貌很凶恶，目光凌厉如出鞘的刀。

宝宝悄悄对段玉楼道：“这个驼子，一定是‘九峰神驼’贝朱颜了。”

段玉楼点了点头，道：“他不是来争代表的，他是来作评判